

画家十发

王悦阳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敬
子
書

重家十綱

王悅陽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家十发/王锐阳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26-2905-3

I.画... II.王... III.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

代②程十发—绘画—艺术评论 IV.J221.8 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4410号

书名题词: 黄苗子

内封题词: 冯远

文 案: 张晨戴杨李奕霖

图片提供: 程助程多多

责任编辑: 蒋惠雍 徐思思

整体设计: 姜明明 婕

程十家墨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编: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网址: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10.5

插页: 22

字数: 218000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6-2905-3/K·642

定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电话021-58925888)

好
人
程
十
變

漢
世

千家萬法鑑一真
我如千家萬法鑑

翟
印

印



其三

夜阑展读程家样，精光满目笔花璨。可怜公去谁能继？掩卷思之心惘然。

自题拙著《程十发的笔墨世界》

其四

奔波京沪两地忙，一场辛苦不寻常。只因人间少好画，提笔又写程家样。

自题拙著《跟程十发品名画》

粉墙黛瓦暖风清，花木扶疏绿正荫。华亭济济多俊杰，先生淡淡一片心。

拜瞻云间程十发艺术馆口占

其五

自序

程派我识五首

王悦阳

其一

一程十发何匆匆！仁德聪慧留宗风。三釜书屋千秋业，总在承先启后中！

悼念十发爷爷

其二

八十六载多峰嵘，沉浮荣辱自从容。而今小河归大海，千迭东去浪花红。

十发爷爷逝世一周年祭

万山飞雪绘新姿 ······

画家之外的身份 ······

晚年走笔犹抖擞 ······

附录 ······

众家评十发 ······

程十发常用印章及落款 ······

后记 ······

新瓶旧酿祭先生 ······

230 229

224 182 181

173 168 166

目录

自序 程派我识五首

| | |
|------------|-----|
| 飞扬与落寞的大师之路 | 1 |
| 别具一格程家样 | 33 |
| 入门山水新气象 | 50 |
| 纱窗格上识花鸟 | 55 |
| 早年人物稚中趣 | 59 |
| 『小人书』中大学问 | 62 |
| 插图年画亦烂漫 | 77 |
| 新中国里画兄弟 | 85 |
| 奇思妙笔塑古人 | 96 |
| 点线之间见舞姿 | 119 |
| 程家花鸟有深意 | 129 |
| 山水青绿溢纸间 | 153 |
| 水墨云山多浩渺 | 163 |

飞扬与落寞的大师之路

2007年7月17日晚18点58分，一颗坚强的心脏在停跳45分钟后又与病魔斗争了整整50多个小时，最终停止了跳动。海派绘画大师程十发永远离开了我们。有人说，程十发是中国文人画最后一抹辉光；也有人说，大师的离去，使得原本寂寥的海上画派又落寞了不少；更有甚者，认为海上画派从此没有了大师一级的领军人物。

程十发是一本书，一本融会古今、吞吐中西的文化典籍；程十发是一段曲，一段“小河淌水”与“大江东去”共同谱就的美妙乐曲；程十发更是一首诗，一首徜徉在中华文化长河间的浪漫诗篇——回顾他那平凡与辉煌交织的86年历程，从中或能悟得许多，许多。

少年时光：程生不犹人 胸次极寥廓

程十发，名潼，字十发，小名美孙，1921年农历3月出生于松江莫家弄一户世代行医的家庭。当时的松江，正是殖民地文化与本土民间文化杂处之地，既有黄墙青瓦的寺庙，也有高耸入云的教堂，这些小中见大、气象万千的社会文化使得幼年时的程潼对于故乡的风物有着浓烈的感情。而最令他感兴趣的，正是父亲程欣木房中雕花窗上一幅石印的海派大家任伯年先生的花鸟画。这张印制粗糙却形象生动的画，大大丰富了程潼的艺术视野。使得不到2岁的他就早早地知道了任伯年的大名。

1923年，程家移居至富家弄口。此处多豪门宅院，远近商贾聚市，文士雅集，艺人献技，更有数不清的民间手工作坊，印纸牌、染花布、修古画、塑佛像、画灶头——这些精湛的民间艺术都使程潼耳濡目染，赞佩不已。晚年的程十发曾不无幽默地说：“我们家是穷人，没想到却住在富家弄，真有意思。”当时，国画大师张大千也带着母亲寓居于此，诸多的环境因素让天生喜爱绘画的程潼终于拿起了画笔，从信笔涂鸦到对父亲收藏字画的临摹，无不认真仔细，往往一画就是一天。回忆起这段时光，老人总是心存留恋：“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无形间孕育我的，正是吴越文化。”

有一回，欣木公的老朋友张定九（张铸）先生得知小程潼喜爱绘画，便送给他几本旧刻的画谱。程潼得到之后，喜出望外，每天就拿着《竹谱》、《山水入门》等细心临摹，孜孜不倦。那时，松江还没有电灯，程潼就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着意摹写，全神贯注的他时常画到灯油

平沙催曉野水驚寒遙岑
寸碧烟空萬里冰霜一夜
換却西風晴梢漸無墜葉
撼秋聲都是梧桐情正遠
古吟漸賦更近日偏慵
己丑二月廿九日十髮居書



仿倪云林山水

燃尽，灯芯烧焦。他的刻苦好学感动了周围的邻居。当时乡间老妪念佛，都要边念边用香棒点，后来她们看到小程潼画一棵树都要用笔点无数次，便善意地笑道：“看，程潼又在念佛了。”随着学习的不断进步，小程潼终于戴上了眼镜。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9岁的程潼日日沉浸在艺术的殿堂里时，父亲欣木公突染重病，抛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行医之家原本的小康生活立时陷入困顿。母亲丁氏不忍心儿子就此荒废学业，便毅然挑起了家庭的担子，凭着一张祖传的医治农人们“老烂脚”的秘方，抚养程潼长大成人。由于丁氏的医术高超，农人们时常送些自养的芦花鸡以为酬谢，小程潼便在后院养起了鸡。成名之后，当大家夸奖属鸡的程十发画鸡特别生动时，他总是深情地说道：“我小时候唯一的玩具，就是后院的那群芦花鸡啊！”

1938年，18岁的程潼考入了由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此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当时教授绘画的老师有海派宗师吴昌硕的得意弟子王个簃以及著名画家汪声远、李仲乾等人。在学校中，年轻的程潼即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思维，从不循规蹈矩地临摹一家一派，而是各取所长为我所用，往往画出自家面貌。身为系主任的王个簃则是主张“死临”吴昌硕的，要求学生临摹得越像越好。程潼的“离经叛道”令他十分头疼。尽管如此，王个簃依旧看到了程潼非凡的才气，因此曾赋诗一首赞叹：“程生不犹人，胸次极寥廓。抚古有会心，笔墨无拘束。”

四年的求学生涯中，书法篆刻老师李仲乾先生对程潼十分欣赏。他见程潼每次刻图章都只刻自己的名字，便为他取了“十发”的字。“十发”取自《说文解字》：“十发为一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发”是古代最小的计量单位，老师借此希望程潼永远保持谦虚的求艺态度。

从此“程十发”便成了通用的名字，而本名“程潼”则不大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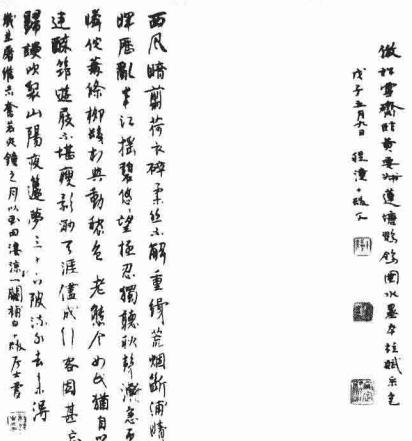
在校期间，程十发与来自杭州的同窗张金锜的结合成就了一段艺坛佳话。说来有趣，程十发虽然有违于王个簃的教学方法，而张金锜竟是王老最满意的学生，不仅临摹最为认真，也最得吴门神韵。说起两人

的恋爱，晚年的张金锜曾追忆道：“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个很勤奋的人，也很有才华。每次我们约会，他都坐在我住的楼下，静静地等我。有时候我们在公园玩得忘记了上课时间，老师也并不责怪我们。”虽然张家和程家在门户上有差别，但张金锜之父张均却并无偏见，还慧眼识才，认定程十发是自家女婿的不二人选。不久，两位年轻人就在松江结婚了。

程十发赢得了爱情，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在艺术上，却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滑铁卢”。毕业之后的他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开了生平第一次画展——“程潼画展”，原本满怀信心的他没想到却遇上了“冷场”，不仅观众寥寥，画更是一张也卖不出去！究其原因，正在于十发不肯重复古人，而要走自己的艺术道路，这在当时根本不能被人理解。卖画为生的梦想破灭了，程十发举家回到故乡松江，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失业之路，全家只能依靠老母亲为人看病的报酬维持生计。

张金锜曾经这样回忆这段艰辛的往事：“那时候在松江，遇上冬天，天天晚上冷得在家直哭。外面刮风下雪，屋里都会渗漏。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身边一点钱都没有，真是苦不堪言。”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程十发依旧没有放弃绘画艺术。他借来了不少故宫藏画的珂罗版印刷品，对古今诸多大家的笔墨悉心钻研、分析，大量地从传统艺术中汲取精华。他还为自己取了“印造斋”的书斋名，借明代画家文徵明的故事激励自己，不要被现实的困顿所打倒，努力奋斗，梦想终究会实现。

面对丈夫如此执著认真的探索精神，张金锜感动不已，于是主动放弃良好的绘画基础，从此甘心治理家务，相夫教子，奉献一生。可以说，在松江这最艰苦的五年里，张金锜对于丈夫的信任、支持与温情，是程十发坚持不懈并在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坚实后盾。



荷塘鶯鵠

新的时代：心手两旺 佳作迭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程十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天，他在书店里买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其中“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的观点大为赞同，于是就卷了铺盖来到天马山下，感受那里的土地改革运动，回到松江之后，立即创作了第一幅年画《反黑田》。不久，《反黑田》印刷出版了，引起了当时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吕蒙同志的关注。他看出程十发的热情、敏感与才气，毅然决定安排其加入了出版社，从事连环画、年画的创作。这对于一个失业长达五年之久的年轻人而言，是何等的肯定与信任！从此，程十发在国家干部的队伍中，开始了他美术创作的新天地。

由于当初上海美专中没有人物画科，于是程十发花了很大的力气自学了人物画的创作技法，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提高。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是《野猪林》，由于是“新手上路”，画出来的人物往往采用中景，每个人都只有半个身体，因此被戏称为“半部《野猪林》”。可



就在短短的五年内，程十发的人物画造型能力有了飞速的提高与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画家本身的聪明才智，更是“铁砚磨穿”的毅力与勤奋所铸就的。他在这段时间，集中学习了中国古代线描技法以及欧洲古典版画艺术风格，取古今中外之法而习之。于是，一部融会了传统写意国画与连环画构图的佳作《画皮》诞生了。

反黑田

《画皮》是一部彩色连环画，无论从人物造型还是笔墨的运用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所受过的中西方绘画艺术的熏陶以及传统笔墨的再现。因此，当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美术圈内外不小的轰动，大家

这才觉得：“原来连环画也可以画得这样有趣味！”

由于早先的连环画受“跑马书”的影响很深，往往采用单线勾勒的办法来表现人物，只追求速度，毫不讲究质量。但《画皮》的出现，不仅大大丰富了连环画的艺术技巧，更使得国画的情趣与意境巧妙地融入连环画中。程十发选择用国画手法表现《聊斋》题材，也恰好表达了原著的浪漫气息和深长寓意。无论是懦弱猥琐的书生，还是凶残恶毒的魔鬼，无不形象生动，夸张中不失艺术感染力。

《画皮》的成功，只是程十发连环画艺术探索的开始。之后，他又创作了外国题材的《毕加索与和平鸽》、古典题材的《胆剑篇》、现代文学题材的《阿Q正传一〇八图》等等。每一部作品都采用了不一样的绘画手法，又新又好，让人们惊叹于其高超的造型艺术与独特的艺术思维。

《胆剑篇》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时期，程十发为了激励群众度过困难，特别应《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林放）先生邀请而创作的。当时，张金锜正在生病住院，程十发每天上午画上两幅，送到报馆领取稿费后，随即赶去医院为夫人买药治病，其时画家生活之艰难拮据由此可见。这套取法古代画像砖艺术的作品纯粹用线描来勾勒画面，活现了数千年前吴越之争的惊心动魄。其实，该作品也被认为是程十发艺术上的卧薪尝胆。

对于《阿Q正传一〇八图》的创作，程十发则采用了中国写意画线条，并辅以赭色淡彩，独特而生动地再现了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形象。108幅图中所描绘的江南水乡、风土人情，正是程十发幼年时期留下的深刻印象，如今信笔拈来，真是再生动准确不过了。难怪鲁迅之子周海婴坦言：“程先生的这套画是我父亲小说最好的图注与解析。”面对褒扬，程十发却只淡淡笑道：“其实我就是阿Q。”

在20世纪五十年代，除了连环画之外，程十发还创作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大量的文学作品插图，以及《姑娘和八哥鸟》等一些运用水墨画技法绘制连环画的尝试之作，均有不俗的成绩。这一时期的他，深



感时间不够用，因此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不教一日闲过之斋”。而最能体现其艺术个性的作品，当数连环画《幸福的钥匙》。其时，面对大家认为其只能画单线作品的质疑，程十发决心画一套复线（用线条画出明暗光线的钢笔画）作品。正巧诗人李季的《幸福的钥匙》需配插图，程先生便着手思考起来。由于当时根本没有小号的钢笔尖，也无法雕刻制版，程十发就用细小的毛笔代替，硬是一笔一笔画出了欧洲铜版画的效果。

1956年下半年，程十发受命参加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与建设，画院成立之后又被聘为专职画师。重拾国画的他开始将连环画、年画和插图艺术的诸多手法结合到自己的人物画创作中去，并借鉴吸收了陈老莲的工笔人物、任伯年的写意人物、吴昌硕的大笔触线条以及诸多民间美术的艺术元素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诸如无锡泥人的造型、唐代陶俑的色彩等等，将大俗大雅熔于一炉。这段时间，程十发创作最多的是政治题材作品：《毛主席来到我们身边》、《我们的朋友遍布五湖四海》、《春雨》、《大炼钢铁》等等。难能可贵的是，程十发通过自己独具匠心的艺术思考和精湛的艺术笔墨，将原本形式化的作品画得生动鲜活，充满趣味。例如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的《歌唱祖国的春天》，描绘了家乡松江的巨大变化：一棵桃树之下，农村老妪引吭高歌，赞美祖国的飞速建设。军人、干部与群众围坐一起，仔细聆听，会心而笑。其不仅精巧地表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国画技巧，至今看来依旧精彩。而最难得的是程十发能将如此政治化的题材，通过小孩、花卉的穿插，显得生活味浓郁，且情趣盎然。可以说，这样的创作水准是同时期其他政治宣传画所达不到的。

程十发艺术的进一步飞跃，是在1957年的云南之行后。从德宏到西双版纳，从怒江到澜沧江，在孔雀之乡的傣族聚居地，程十发激动地找到了一片创作的新天地。有一天，画家舟过怒江，见江边开满了鲜红的野花，蓬蓬勃勃充满生意。老乡告诉他，这叫“怒江美人”，霎时间，程十发惊叹于这名字与红花竟是如此贴切！从此，“怒江美人”便



姑娘和八哥鸟

化作他笔下的云南少女，鲜衣红裙，翩翩起舞，程十发的画风也自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尝试转变的第一幅作品是《小河淌水》：画面中一位傣族少女挑着担子，戴着草帽，提起裙子悠悠过河。人物面部的轮廓线逐渐虚了，两腮则用胭脂染红确定框架。线条开始变得有粗有细，粗的一面是阴影，细的一面表现受光，转折枯笔，变化多端。从此，程十发的线条开始走向自由王国，兼工带写，有粗有细，收放自如，创立了独特的“程家样”。从《泼水节》、《瑞丽江畔》、《傣族赶摆》、《边寨之节日》到连环画《菠萝飘香的季节》等等，一发不可收。在当时，几乎没有谁能想到画少数民族人物，而程十发却独辟蹊径，用自己的聪明才

智与刻苦勤奋打开了全新的艺术世界。如今，少数民族人物不仅成了程十发绘画艺术的招牌题材，更成为了新中国50年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2006年，40幅程十发云南题材连环画《召树屯和喃婼娜》原稿经过激烈竞拍最终以1100万元成交，创下十几年来程十发个人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最高纪录。

在艺术上得到飞跃的程十发依旧不忘从生活中，从传统中汲取艺术灵感，他不仅多次外出写生，积极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汲取创作素材，更毕其精力、财力，收集了大量自宋元以来的古画，作为提高笔墨修养的参考与借鉴学习的范本，其中不乏王蒙、陈老莲、任伯年的精品力作。为了收藏古画，程十发全家省吃俭用，不得已时甚至还要拿家里



边寨之节日

收藏的精美画册去变卖筹钱，而每次去旧书店前，张金锜总会用小刀片认真地将书上的程十发签名刮去。有时候，程家的子女还会拿着父亲写的字条去画院提前支取下个月的工资……这一切的艰辛困苦，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让国宝外流”！如今，这些借据完好地保存在上海中国画院的档案室里，成了程十发当年这段艰苦经历的最好见证。

哀乐中年：命运多舛 幽默不改

正当程十发在艺术上不断前进的时候，人生的又一次磨难无情地降临在他的身上。1964年“四清”运动中，程十发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生性开朗的程十发依旧乐观地面对一切，甚至在下放到崇明农场时，还与当地贫下中农交上了朋友，为他们画画。

不久，更为浩大的“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程十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老院长丰子恺、老画家张乐平、唐云一起，成为四个被斗争最严重的对象。尽管如此，程十发依旧以其特有的幽默与豁达，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有一天，红卫兵小将走过关押艺术家们的“牛棚”，突然看见一张写有“保护动物”四个大字的标语。查问之后，才知道是程十发贴的。追问之下，程十发不紧不慢地说道：“牛是属于动物的，动物是要保护的。”顿时让小将们哭笑不得。他正是以自己勇敢的行动，保护着备受屈辱的老艺术家们。

当时，程十发作为“黑画家”，有一幅饱受争议的画作《芭蕉雉鸡》。这张被冠名为“黑、野、乱、怪”的画粗看令人觉得触目惊心，观者似乎很难理解其中的寓意。其实，这件运笔如疾风骤雨、气格如山崩海啸的作品，正是当时程十发胸积郁勃的心绪，不能启之以口，唯可付之于图的诚实而深沉的写照。

另有一次，程十发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共同参加批斗会。周信芳曾主演过《海瑞罢官》，程十发则画过《海瑞的故事》，于是两个人因为海瑞而“结缘”，被拉在一起遭受批斗。当时红卫兵问程十发：“你画的都是什么？”本该回答“封资修”的程十发却幽默了一把：“我画的都是死人。”这令原本严肃的批斗会顿时笑声一片。晚年的老人谈起这段往事依旧不改风趣：“当时我低着头，只能看见周信芳先生的脚，我发现他的脚真是小，改日我登台穿他的鞋子肯定就成了‘穿小鞋’了……当时台下大家喊口号声音很响，我自己却在台上



海刚峰造像